

開放文學 – 風土人情 – 巴西狂歡節 廿五。

為什麼凱洛琳要這樣對我呢？即使我的笛聲不悅耳，難道就不能忍耐一會嗎？再說沙爾索唱歌也一樣的吵人，她為什麼又不制止呢？我煩亂地下了危樓，一眼見到東尼坐在對街的石階上，身旁還有兩個妙齡女郎。

東尼見到我，就叫我過去，並介紹我與她們認識。

我略微打量了一下，她們大概不超過十五、六歲。青春似乎只雕塑了她們的皮膚身材，社會卻為她們披上了庸俗的糖衣。

東尼漫天胡蓋，還扯到我頭上，他說：「你們可知道，為什麼中國人口那麼多？」

兩個小女孩天真地搖搖頭，東尼解釋道：「那是因為中國人上了床，功夫特別好，不信可以試試。」

她們信以為真，極感興趣地打量著我。我連忙否認：「別聽他的，中國人口多，是因為以前沒有電視。」她們不懂幽默，眼巴巴地望著我，等待解釋。

東尼見話不投機，隨便打了個岔，把話題轉開。談了一會，小女孩們回去了。我便問東尼，凱洛琳為什麼神情不安。

東尼說：「甘格對她很失望，說她只是利用我們，在這裡混吃混住抽大麻。我剛才好心勸她，她很不高興，說明後天就走，她走了最好！」

原來為的是這個，這些人也未免太小氣了。她在經濟上對團體沒有貢獻，態度上又不夠合作，難怪別人要嫌她白吃白喝。

我覺得這些人既可憐又可笑，既然號稱是摒棄物慾，追求人生真理的團體。別人白吃白住又何妨？已經懷有選擇性的成見，哪裡還看得到真相呢？老實說，在我認為，他們不過是另一種自以為是，斥人為非的宗教而已。我還是早作打算，不要等到最後，喪失了被利用價值，再來看他們的臉色。

上了樓，我回到裡間，一陣陣刺耳的笛聲傳了進來。再一看，地上的笛子已不在了。我猜是沙爾索拿去吹了，他不會吹，鬼叫一通，吹得我心頭煩燥。我希望凱洛琳再出面制止，但是，我也知道那不可能，因為她剛抽過他的大麻！

同時，娛樂室又傳來一陣低沉的歌聲，是沙爾索那不成調的曲子。那麼笛子不可能是他吹的了，是誰呢？菲力？白蒂？反正我不信是凱洛琳！

我悄悄走到娛樂室前，探頭一看，偏偏就是她。那不成笛聲的噪音，吹起了我心中陣陣暖意。我知道她必定是感到自疚，用這種方法向我道歉。於是，我走到她身邊，坐了下來，也不客套，把她手指的位置扳正，吹孔對準。她再輕輕一吹，音便出來了。

她很溫馴地學著，我更是心滿意足地指點著。偶爾她吹錯了，便難為情地笑笑，臉兒紅紅的，甜到了我心嵌裡。

一會兒，她吹累了，我便趁機問她：「剛才東尼對妳說了些什麼？」

「啊！他怪我一個人把那根大麻煙抽光了。」

「還說了什麼？」

「嗯！我記不清楚，好多廢話！」

這時沙爾索也清醒了，見我們在談天，便也湊了過來。我不便再問下去，沙爾索只要一開口，總是滔滔不絕。我聽不下去，又插不進口。

看看時間不早了，我便表示要去休息，並對凱洛琳說：「妳中午還在發燒，該早點睡覺！」

我與凱洛琳的地鋪正好是頭碰頭，相互垂直。想到與她這麼接近，幾乎吹氣可聞，心中感到說不盡的甜蜜。睜著眼，睡不著，也不想睡，只眼巴巴地希望她早些進來。至於進來之後又如何，倒不在我的幻想之內了。

我再看錶，直到十二點多，她還沒有進來。沙爾索的聲音斷續地傳來，她也不時地咯咯笑著。好不容易談笑聲停止了，仍然沒有人進來。我偷偷看了一下，只見他們對坐著，不聲不響，滿面倦容，就是不進房來睡覺。

是否她不願與我睡在一個房間呢？如果不是，為什麼這麼晚了，人又這麼疲倦，還在那裡硬撐呢？如果是的，那不論是為了什麼，我沒有理由強迫她，更沒有理由待在這個房間，害得她也無法休息。

既然如此，我哪裡不能睡？何必必要讓她認為我在打什麼主意？想通了，我便搬到工作間去。心中坦蕩蕩地，立刻進了夢鄉。

不知睡了多久，迷糊中覺得有人拍我。我定定神，是凱洛琳，她問著：「你喜歡在這裡睡？」

我點點頭，她便出去了。我又有點後悔，倒底是在跟誰賭氣呢？她可能是談天忘了時間，也可能是對我過分的關切表示反抗。我已經不是小孩子了，為什麼還嘔氣呢？

由中午吃藥的事，我應該看得出來，她不願意接受我的照顧。很可能是她想保持無牽無掛、自由自在的心境。我愈是關心，她愈想逃避。最後我叫她早點睡的口氣，好像自以為是她的保護人，她當然要表示反抗。

至於我呢？在這情況下，應該以不加重她心理負擔為原則。反正我對她一無所求，就該表現得自自然然，而不是像現在這樣忸忸怩怩。

東尼回來時我還醒著，但我閉眼裝睡，他輕輕叫了我一聲，我沒理會。他又出去，竟把凱洛琳找了來。起初，他們悄悄私語，不久聲音愈來愈大，兩人互不相讓。

東尼平時能說會道，這時卻是強辭奪理。他的目的是想叫凱洛琳打消回里約的念頭，可是他卻繞著圈子，責怪她年輕不懂事。我知道不能再裝睡了，但也不便參加意見。我爬起來，伸個懶腰，逕自走出房去，讓他們倆在那裡吵個痛快。菲力和白蒂早睡了，凱洛琳的房中尚有燭光。我想暫時在她鋪上休息一會，便走了進去。

沙爾索正專心地拜著他的神，我聽說他是巴伊亞最著名的巫教「瑪貢巴」的長老。這個巫教在本地有極大的勢力，尤其在巴伊州內陸地區，一般鄉民奉若神明。祈福治病固不待說，連地方事務都必須尊重瑪貢巴長老的意見。

我盤坐在他對面，細細打量他的舉動。他跪坐在一支蠟燭前，手裡拿著一串奇怪的唸珠，地面有一塊橘紅色的方布，上頭擺著七、八個大小不等的貝殼。

他口中默默地唸著，不時地吻一下手中的唸珠。每吻一下，便將地上的貝殼撥弄一番，然後歪著頭思考一會，再開始默唸，整個程序不斷地重複。

瑪貢巴原為非洲的一原始宗教，隨著黑奴傳到巴西。在沙市經常可以見到他們舉行召神會，在電視上我也見過幾次，但那只有舞蹈部分。

我看了一會，聯想到赫雷格朗在《宇宙之主》書中的理論。以我所知，一切原始宗教的確都有共同的形式，那就是對自然界的膜拜。因為人類最不能理解的，就是生死以及自然界的各種組合現象。從這種膜拜形式，自然而然地產生了儀式。再將這些儀式運用在生活上，最後蛻化成為社會型態，終於產生了文明。赫雷格朗便是從研究各種原始宗教著手，由此發現了他的真理。